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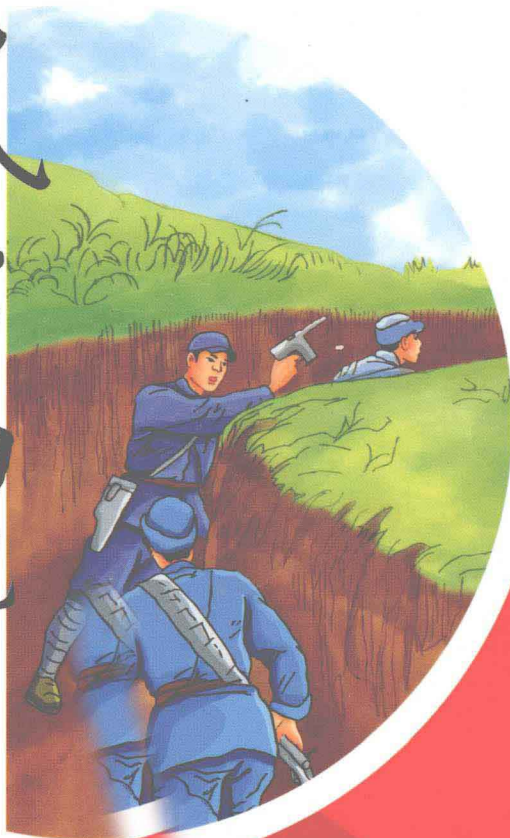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

FENGYUN
CHU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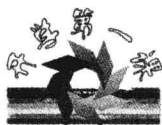
风云初记

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

孙犁◎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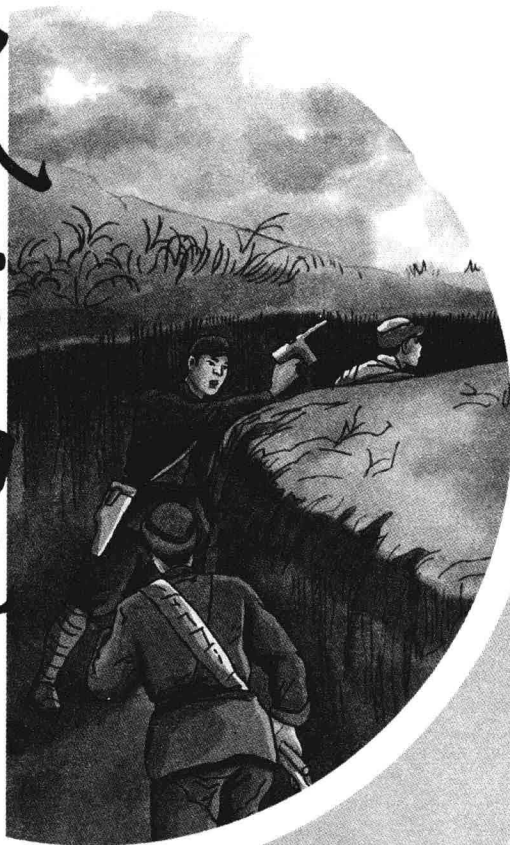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教育第一课

FENGYUN
CHUJI

风云初记

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

孙犁◎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初记 / 孙犁著 ; 胡春辉改编.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5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2634-3

I. ①风… II. ①孙…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缩写本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589 号

出品人 陈琛

出版策划 赵岩

责任编辑 焦瑛

插图绘制 杜佳钰

责任印制 杨俊红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开学第一课

风云初记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厂

开本 / 70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98.6 千字 印张 / 10.5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定价 / 26.5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家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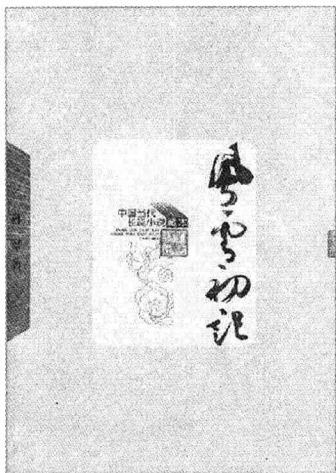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

孙犁十二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

孙犁十四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他无力升





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

一九三八年秋，孙犁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一九三九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一九四一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一九四四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一九四五年回冀中农村，一九四九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一九五六年起因病辍笔。一九七七年以后，又写有不少散文和评论以及少量小说。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

二〇〇三年七月，孙犁纪念馆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荷花大观园落成，二〇〇四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四百余万字的《孙犁全集》。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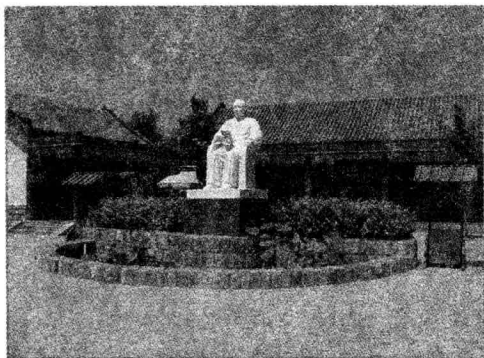
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

孙犁是热爱生活的，否则无法想象他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多美丽风景和人物形象，尽管他出生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



时段里。伟大的抗日战争，曾召唤无数革命青年投身其中，孙犁也不例外。

异常残酷的烽火岁月，却使人民的精神品质和民族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孙犁为之而感动，创作了像《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嘱咐》、《风云初记》等一大批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他的小说，“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

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春儿、妞儿……孙犁不仅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他理想的王国。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

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孙犁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他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可以说孙犁笔下的那些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里寄寓了他全部的憧憬和理想。

背景介绍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故事发生在孙犁的故乡安平县，讲述的人物、故事大多也是孙犁家乡的人和事。至今，老一辈的还能指出原型来。然而，《风云初记》的终极价值并不完全在它的语言艺术，以及故事的背景。我们更多的还应看到孙犁的小说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以及它在政治意义上的追求。这也是孙犁小说具有社会影响力和文学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风云初记》关注现实，直面人生，把故事发生时代定格在抗战时代，关注这个特殊时代的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他们在挣扎，他们在反抗，他们也有期盼和追求。这一切，都发生在孙犁的故乡滹沱河边、子午镇上，那里风光宜人、民风淳朴。

我们读着《风云初记》，也跟着作者在关注战争下的人民的命运，咀嚼着生命的诗意、战争的残酷。文学作品也是时代的产物，如果兼具艺术价值的话，这样的作品注定会定格于那段历史的车轮之上。《风云初记》正属于这样的作品。



与其他的诗化小说相



比,《风云初记》的取材更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不是写农村的宗法社会生活,而是直接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农村妇女的觉醒,只是吸收了诗化小说的长处,更多是为了小说题材以及为政治服务的。

著名学者陈思和曾将《风云初记》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来进行评价:“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一系列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作品率先拉开了战争小说的序幕。”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所有的红色经典中,《风云初记》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



作品介绍

《风云初记》从“七·七事变”展开故事,以滹沱河两岸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以高、吴、田、蒋四姓五家的关系为线索,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

在冀中平原,紧靠滹沱河南岸,有一个村庄叫五龙堂。一九二七年,这里曾经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主持这次暴动的是高四和他十八岁的儿子高庆山。可是暴动失败了,高庆山还负了伤,被迫和一起参加暴动的中学生高翔,偷偷地离开了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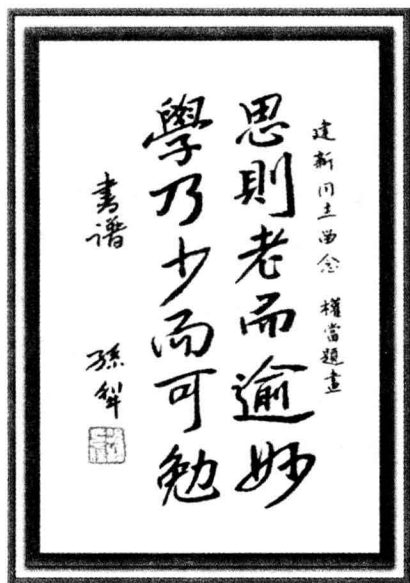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秋天,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蒋介石卖国贼的军队不战而退。正在人民水深火热的当头,高翔、高庆山接受了党的使命,回到了一别十年的家乡,动员群众,组织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整编了杂色部队,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段

艰苦的斗争中，高庆山和高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任务和政策，在人民的积极支援下，终于粉碎了蒋贼的卖国阴谋，击退了日本鬼子的进攻，保卫了自己的家乡。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但也不是从再现火光硝烟入手，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侧面反映时代的风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多种人物在战争中心理变化的轨迹。

作品分析

同是战争题材的小说，《风云初记》的风格是别致的，它很少描绘血与火，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而是更多地展示战争中人物心灵的美，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神奇力量。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



孙犁的小说，平淡冲和，没有奇崛的句子，词藻也不花哨，写人叙事，多是白描。孙犁的散文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蕴藉，朴素洁净，像在水中淘洗过似的，是一种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大美”，同浓妆艳抹、艳丽奇崛的描写相比，能做到平淡自然的风格难，做到“朴实无华、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就更难。

无论怀人记事，思及故乡，追忆童年和战争岁月，还是咏物之



作，都融入了作者深刻的生活感悟。孙犁先生不喜欢官场，远离热闹，自甘寂寞，正因有了这种难得的品性，才能长期以宁静沉潜的心态，进入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艺术境界。

孙犁先生是一位富于哲思的作家，他的这些哲理思考，大都伴随着形象和激情一起出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又帮助着其作品诗情画意地形成。他常常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的感慨，在作品中凝聚、昭示着深沉的人生情致，不仅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更让人从中悟出关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的道理。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用饱含诗意的笔触，塑造了许多人物，特别是在抗日风暴中飞跃成长的农村妇女和人民战士。作品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文笔行云流水，明丽天然，别具风格。

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并不从再现火光硝烟入手，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侧面反映时代的风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多种人物在战争中心理变化的轨迹。

赏读孙犁的小说，首先可以感觉到，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根基，糅进浪漫主义情调，是孙犁艺术风格最主要的特点。第二，孙犁的作品喷放着浓郁的泥土的芳香，激荡着作者对故乡的爱。孙犁的小说对美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孙犁的小说是风格独具的美小说。第三，孙犁特别擅长描写农村的青年女性，不仅有一种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更具有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的过硬本领。



1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注：地处河北省中部，该地区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冀：jì）大旱。五月，滹（注：hū）沱河底晒干了，热风卷着黄沙，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三棱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在夜间开放，白天就枯焦。农民们说：不要看眼下这么旱，定然是个水涝之年。可是一直到六月初，还没落下透雨，从北平、保定一带回家歇伏（注：指人在伏天避暑休息）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

河北子午镇的农民，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注：niàn，田里或浅水里用来挡水的土埂）的树荫凉里歇晌。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好像姐妹俩，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姐姐脸儿有些黄瘦，眉眼带些愁苦；可是，过多的希望，过早的热情，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充分地流露出来。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知了叫得焦躁刺耳，沙沙的粘虫屎，掉到地面上来。

这姐妹两个姓吴，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大的已经出嫁，





婆家在五龙堂。

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到了这个地方，突然曲敛（注：弯曲、收敛）一下，转了一个死弯。五龙堂的居民，在河流转角的地方，打起高堤，钉上桩木，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

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旋成一个深坑；或是一滚黄沙，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每逢堤埝出险，一声锣响，全村的男女老少，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他们摘下门窗，拆下梁木砖瓦，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抱来被褥炕席。

每年大水冲了房，不等水撤完，他们就互助着打甃（注：pì，砖）烧砖，刨树拉锯，盖起新房来。房基打得更坚实，墙垒得更厚，房盖得比冲毁的更高。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都是孤零零的一座北屋，远处看去，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台阶非常高，从院子走到屋里，好像上楼一样。

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现在有六十岁了。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不久成了一把好手。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还是有名的热情人，村庄活动的组织家。

在十年以前，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暴动从高阳、蠡县（注：地名，在河北。蠡：lí）开始，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集在田野里开会。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热情又鲜明。高四海和他的

十八岁的儿子庆山、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因为勇敢，庆山成了一个领袖。

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暴动很快地失败了。一个炎热的日子，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农民做了最后的抵抗，庆山胸部受了伤。到了夜晚，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逃了出去。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

年老的父亲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走吧！出去了哪里都是活路！叫他们等着吧！”说着，用力帮着推开小船，就回去了。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那些一起斗争过、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埋葬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

庆山出去，十年没有音讯，死活不知。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在上海工厂里被捕，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才捎来一个口讯，说庆山到江西去了。

高四海只有四亩地，全躺在河滩上，每年闹好了，收点小黑豆。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前面搭了一架凉棚，开茶馆、卖大碗面。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

每年春夏两季，河底干了，摆渡闲了，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注：向日葵的别称）和丝瓜浇水，就回到子午镇，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



子午镇和五龙堂隔河相望，却不常犯水，村东村北都是好胶泥地，很多种成了水浇园子，一年两三季收成，和五龙堂的白沙碱地旱涝不收的情形，恰恰相反。

子午镇的几家地主都是姓田，田大瞎子（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被打伤了一只眼睛）在村里号称“大班”，当着村长，家里有小做活的芒种和打杂的老温。

一辆大车赶到田家门口，少当家田耀武拍拍衣裳下来。田耀武在北平朝阳大学学的是法律，在一年级的時候，就习练官场的做派：长袍马褂、丝袜缎鞋，在宿舍里打牌，往公寓里叫窑姐儿。临到毕业，日本人得寸进尺，北平的空气很是紧张，“一二·九”以后，同学们更实际起来，有的深入到军队里进行鼓动，有的回到乡下去组织农民。田耀武一贯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他积极奔走官场，可也没得攀缘上去，考试完了，只好先回家里来。

晚上，田家二门以外也有个小小的宴会。老常和老温坐在牲口棚里的短炕上，芒种点着槽头上的煤油灯，提着料斗，给牲口撒上料。老常说：“芒种！去看看二门上了没有，摸摸要是上了，轿车车底下盛碎皮条的小木箱里有一个瓶子，你去拿来！”

芒种一丢料斗子就跑了出去，提回一瓶酒来，拔出棒子核，仰着脖子喝了一口，递给老温。老常说：“尝尝我办来的货吧，真正的二锅头！”

“等等！”芒种小声说，“我预备点菜。”他抓起喂牲口的大料

勺，在水桶里刷洗，把两辆车上的油瓶里的黑油倒了来，又在草堆里摸着几个鸡蛋，在炕洞里支起火来炒熟了，折了几根秫秸（注：shú·jie，去掉穗的高粱杆）尖当筷子。

芒种今年十八岁了，在田家已经当了六年小工。他原是春儿的爹吴大印在这里当领青（注：指带领他人锄草松土）的时候引进来的。那一年大秋上，为多叫半工们吃了一顿稀饭，田大瞎子恼了，又常提秋分的女婿是共产党，吴大印一气辞了活，扯起一件破袍子下了关东，临走把两个女儿托靠给亲家高四海，把芒种托靠给伙计老常。告诉两个女儿，芒种要是缝缝补补，短了鞋袜的，帮凑一下。芒种也早起晚睡，抽空给她姐俩担挑打水，做做重力气活儿。

2

田大瞎子替儿子张罗，想找点儿事做。他家和张荫梧沾点亲戚，就写了一封信，叫田耀武到博野杨村去一趟。那时张荫梧管辖着附近几个县，要组织民团，还要“改选”区长，就叫田耀武回到本县本区服务效力，让他回村筹钱买枪。

田大瞎子派村里游手好闲的老蒋去收款，先生抱着大账、算盘，老蒋背着钱插，先从尽西头敛起，到了春儿家里。



秋分和春儿正为冬天的棉衣发愁。每天从鸡叫，姐妹两个就坐在院里守着月亮纺线，天热了就挪到土墙头的阴凉里去，拼命地拧着纺车，要在这一季里，把经线全纺出来。一见又要摊派花销，秋分就说：“大秋都扔了，正南八北的钱粮还拿不起，哪里的这些外快？”

老蒋说：“你说这话就有罪，咱村的收成不赖呀！”

“谁家的收成就好？”秋分问。

“大班的支谷，下了一亩八斗，你砍我的脑袋！”老蒋说。

“别提他家！”春儿说，“那是大水车的灵验，我们哩，我们这些穷人哩，别说八斗，八升打出来，你砍了我的脑袋！”

“你可有多少亩地呀？”老蒋笑了。

“他地多，就叫他把钱全垫出来呀！”

“人家不是大头！”

“他家不是大头，难道我们倒成了大头？”

“这是阖（注：hé，全，总共）村的事，这次拨钱是买枪，准备着打日本，日本人过来了，五家合使一把菜刀，黑间不许插门，谁好受得了啊？”

“打日本，我拿。”春儿从腰里掏出票来，“这是上集卖了布的钱。我一亩半地，合七毛二分五，给！”说着扔给老蒋。

听说山里的枪支子弹便宜，老蒋在那边又有个黑道上的朋友，写了封信，田大瞎子派芒种先去打听打听。当天晚上，芒种就

